

論以哈爾賓比莫斯科之誤 綠六月初五日中外日報

自日俄戰事之起。以至今日。俄兵之敗屢矣。一戰而海權已失。於是有守而無攻。其陸軍既不能進薄高麗。亦不能力救旅順。不得已而斂兵堅持。乃有在哈爾賓爲最後之決戰。一說且以從前拿破崙一世困於莫斯科之事爲比。謂日本之兵若深入至哈爾賓。則必與拿破崙一世之深入莫斯科相同。而進退受厄云云。俄人既自爲此言。他國之報。又每從而播之。而中國人之注意戰事者。習聞此論。亦往往爲日本危。雖然。以事勢衡之。則此次之用兵。有斷不可與莫斯科之役同年。而語者使日本之兵不至哈爾賓。則亦已耳。若已至於此。而猶將受困於俄。如拿破崙一世之例。則固可決其不然也。今以淺顯易知之情迹證之。則其不同之端。蓋有五事焉。拿破崙一世侵入莫斯科。俄人盡棄城中所有而去。而拿破崙不知其祕計所在。遂至枯守空城。久而自困。此其失之疏也。今則前車之覆。已爲世人之所熟聞。日本與俄構兵。豈有不戒於此。而猶蹈其故轍者。況俄人注重哈爾賓之意。早爲日人之所窺見。故日人亦自謂此次戰事。當以哈爾賓爲盡境。使一旦兵臨其地。則所以備之者。當無不周。諒不爲其所給。此其一也。拿破崙之得佔莫斯科。雖由其軍容之盛。然當日俄人固亦有意退讓。而後徐爲布置。以逞其密謀。今則俄人節節敗潰。日人節節前進。使日軍果至哈爾

軍 事

二百五十

六月

賓則其地已眞爲兵力之所佔據。而俄人猶欲如曩日之所爲。以圖誘敵而殲之。恐亦有所不可此其二也。東三省之地。雖已在俄人權力之下。然終未列於俄國之版圖。且俄之經營內地。爲時尙暫。亦未必事事戒備。今者中國之於此土。猶置守吏。猶有民人。而俄人遽以比於其國之舊都。仍欲收堅壁清野之效。以焚其積貯而藏其兵甲。恐亦有所難行。此其三也。法國之兵。不耐俄地之寒。又不能忍受一切之苦況。故拿破崙一世坐守莫斯科。既久。士卒怨困。不得不早退其師。而日本兵之氣質。受苦耐寒。皆其夙習。久爲世論所許。俄人即使出其故技。盡棄所有之服食等物。亦不足爲日兵之患。此其四也。至如拿破崙一世在莫斯科。所以速返者。雖以空城無可憑藉之故。亦由列國交乘其後。以牽率之。此事迹之顯著者也。而日本今日之外交。頗稱靜謐。於列國未嘗有所違言。求如往者。英奧諸國之伺法。而使拿皇返顧者。要亦必無之事。此其五也。此五者。皆無待於深識遠算。而比絜可知。至於近代之用兵。又有與百年以前略異者。蓋自英人平蘇丹之亂。每據一地。卽先築鐵路一段。以便轉運。且留爲退步。故雖深入重地。終不至爲敵所乘。其後特蘭斯哇爾之役。亦必按節進取。佔一地卽守一地。先使其地整理完密。四方皆不至受侵。然後再攻他處。其持重有如此者。庚子之役。聯軍旣破天津城。而必過三星期之後。始再出兵。亦此意也。觀日本此次用兵之方。

略其持久之策。戒愼之心。亦正有合於此。故日本之兵。若能抵哈爾賓。則必已預保其後路。而廓清其四圍。無可疑者。乃俄人猶望其以深入致困。非所謂膠柱鼓瑟之論乎。蓋必以莫斯科之事例。今日而不思戰略之已殊者。亦猶以去歲之歷本推之於明歲而已。夫俄人之爲此說也。所以定民氣。振軍心。保其龐大之聲名。固其外交之地位。無論其事之可行與否。而所以布此言者。固別有所用意。不必專在兵事也。聞者不察篤信其言。以代日本憂。則又墮其術中矣。

兵部奏酌定考驗水陸營員畫一章程摺

竊查綠營應行引見人員於赴部時先行考驗。凡係陸路者由臣部隨時考驗。馬步箭係水師者於二五八十一月等月奏請。欽派御前侍衛。乾清門侍衛一二員會同臣部考驗。槍礮原以一係弓馬一係槍礮辦法。應有區別。自上年變通舊制。因馬步箭習非所用。奏明陸路人員赴部由部一律改試槍礮。同一槍礮陸路則專由臣部考驗。水師則由侍衛會同臣部考驗。已覺未能畫一。且陸路之免騎射者亦附入水師考驗。是同一陸路而辦理。又復兩歧。再查水師人員陸續到部。每年只考驗四次。本擬加月奏派綠營章程。究屬歧異。迄未定議。舉行各員在京久候。固無以示體恤。各省員缺久懸。亦無以重營伍。同一演放之地。